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三十回 計氏托姑求度脫 寶光遇鬼報冤仇

求死非難，何必傷寒？伐性斧日夜追歡。酒池沉溺，誤卻加餐。更兼暴怒，多計算，少安眠。
病骨難痊，死者誰旋？臥牀頭長夢黃泉。
時光有限，無計延年。還騎劣馬，服毒藥，打鞦韆。

——右調《行香子》

再說晁源的娘子計氏，從那一年受屈吊死了，到如今不覺又是十二個年頭。原來那好死的鬼魂隨死隨即托生去了。若是那樣投河跳井服毒懸樑的，內中又有分別？

若是那樣忠臣，或是有甚麼賊寇圍了城，望那救兵不到，看看的城要破了；或是已被賊人拿住，逼勒了要他投降，他卻不肯順從，乘空或是投河跳井，或是上吊抹頭，這樣的男子，不惟托生，還要用他為神。那伍子胥不是使牛皮裹了撩在江裡死的？屈原也是自己赴江淹死，一個做了江神，一個做了河伯。那於忠肅合岳鵬舉都不是被人砍了頭的？一個做了都城隍，一個做了伽藍菩薩。就是文文山丞相，元朝極要拜他為相，他抗節不屈，住在一間樓上，飲食便溺都不走下樓來，只是叫殺了他罷。那元朝畢竟做他不過，只得依了他的心志，綁到市上殺了。死後他為了神，做了山東布政司的土地。一年間，有一位方伯久任不升，又因一個愛子生了個眼瘤，意思要請告回去。請了一個術士扶鸞，焚誦了符咒，請得仙來降了壇，自寫是本土土地宋丞相文天祥，詳悉寫出自己許多履歷，與史上也不甚相遠；叫方伯不要請告，不出一月之內，即轉本省巡撫，又寫了一個治眼瘤的方。果然歇不得幾日，山東巡撫升了南京兵部尚書，方伯就頂了巡撫坐位；依了他方修合成湯藥，煎來洗眼，不兩日，那眼瘤通長好了。再說那張巡、許遠都是自刎了頭尋死，都做了神靈。若是那關老爺，這是人所皆知，更不必絮煩說得。

如那婦人中，守節為重，性命為輕，惟恐落在人手，污了身體，或割或吊，或投崖，或赴井。立志要完名全節。如岳家的銀瓶小姐，父兄被那奸賊秦檜枉殺了，恐怕還要連累家屬，赴井而亡。那時小姐才得一十三歲，上帝憐他的節孝，冊封了青城山主夫人。一個夏侯氏，是曹文叔的妻，成親不上兩年，曹文叔害病死了。夏侯氏的親叔說他年小，又沒有兒子，守滿了孝，要他改嫁，他哭了一晝夜，蒙被而臥，不見他起來，揭被一看，他將刀刺死在內，上帝封了禮宗夫人，協同天仙聖母主管泰山。一個王貞婦，臨海縣人，被賊拿住，過青風嶺，他乘間投崖而死，上帝冊封為青風山夫人。

象這樣的男子婦人，雖然死於非命，卻那英風正氣比那死於正命的更自不同。上天尊重他的品行，所以不必往那閻王跟前托生人世，竟自超凡入聖，為佛為神。就如朝廷破格用人一般，不必中舉中進士，竟與他做個給事中；也不必甚麼中行評博，外邊的推知，留部考選，只論他有好文章做出來，就補了四衙門清華之職的一般。

若是有一等一等的潑皮的光棍，無賴的兇人，動不起拿了那不值錢的狗命圖賴人家，本等是妝虎嚇人，不料神鬼不容，弄假成真；原是假意抹頭，無意中便就抹死；假意上吊，無意中便就縊死；跳河跳井，原是望人拯救，不意救得起來，已是灌進水去，自己救不轉來了。

那等悍妻潑妾、潑婦悍姑，或與婆婆合氣，或與丈夫反目，或是妯娌們言錯語差，或是姑嫂們競短爭長，或因偏護孩子，或因講說舌頭，打街罵巷，惡舍鬧鄰。那一等假要死的，原是要人害怕，往後再不敢惹他，好憑他上天入地的作惡，通似沒有王子的蜜蜂一般，又與那沒有貓管的老鼠相似。就是那一等真個尋死的，也不過自恃了有強兄惡父，狠弟凶兒，借了他的人命為由，好去打他的家私，毀他的房屋，屍場中好錐子紮他，打官司耗散他的財物。懷了此等念頭，所以犯了鬼神之怒。

凡有這等死去的鬼魂，不許他托生為人，常常叫他做鬼。如吊死的脖子拖了那根送命的繩，自刎的血糊般搭拉著個頭，投崖的拖拉著少七沒八的骨拾，跳河跳井的自己抱著個甕大的肚子行動不得，在那陰司裡不見天日，只除了有替代，方許托生，且還不知托生得好與不好。若是沒有替代，這是整幾輩子不得出世！

卻說那計氏雖是晁源棄舊憐新的，情也難忍。但人家的寡婦沒了漢子，難道都要死了不成？我也只當晁源死了守寡的一樣！人家寡婦，沒倚沒靠，沒柴沒米，都還要苦守。計氏不少飯吃，不少衣穿；不久婆婆回來，又有得倚靠。觀其有人回家，婆婆叫人寄銀子、寄金珠、寄首飾尺頭與你，可見又是疼愛媳婦的婆婆。就是小珍哥合晁源說你通姦和尚道士，要寫休書，又被你嚷到街上對了街鄰罵了個不亦樂乎，分晰得甚是明白；人人都曉得是珍哥的狡計，個個都說晁源的薄情；就是晁源也自知理虧，躲在門後邊象縮頭的死蟹一般；那珍哥也軟做一塊，頂得門鐵桶一般；也就可以不死。只圖要那珍哥償命，不顧了先自輕生。若不是遇見了李俞憲、褚四府這樣執法的好官，單即靠了武城縣那個長搭背瘡的胡大爺，不惟你這命沒人償你的，還幾乎弄一頓板子，放在你爺爺哥哥的臀上。珍哥雖然說是問了抵償，也還好好的監裡快活，沒見有甚難為他。

只是計氏在那陰司中悠悠蕩蕩，不得托生。若有晁源的時候，他還放僻邪侈，作孽非為。有了這等主人，自然就有這等的一般輔佐。既是有如此的主僕，自然家堂香火都換了兇神，變成乖氣，生出異事。你那鬼在家裡，便好倚草附木，作浪興波，使他做個替身，即好托生去了。如今卻是這等一個有道理有正經有仁義的一位晁夫人當了家事。小主人雖是個孩子，又是一個高僧轉世。當初那些投充的狐群狗黨，有見沒了雄勢自己辭了去的，有拐了房錢租錢逃走了的，又有如高升、曲進才、董重吃醉打了秀才逐出去的，也有晁夫人好好打發回家的，剩下的幾個都是奉公守法的人。幾個丫鬟養娘都是晁夫人著己的親隨。春鶯，晁夫人看他就如自己親生女子。那裡有個與你做替身的？況且家宅六神都換了一班吉星善曜，守護得家中鐵桶一般，這計氏的陰靈，可憐何日是出頭的日子！想是別再沒有方法，只得托夢與那婆婆，求廣做道場，仗佛超度。

一夜，晁夫人睡去，夢見計氏穿了天藍段大袖衫子，白羅地灑線連裙，光頭淨面，只是項上拖了一根紅帶，望著晁夫人四雙八拜，說他想法得緊，要晁夫人送他回去。晁夫人醒來，也只當是尋常的夜夢，丟過一邊。過了幾日，又夢見計氏還穿了那套衣裳，說他十二年不得家去，又等不出替身，明說叫晁夫人與他超度。晁夫人道：「他死去一十二年，我那年在通州的時節，曾央香岩寺長老選了高僧替他誦了一千卷救苦難的《觀世音經》。難道他不曾托生，還在家裡？這六月初八日是他的忌辰，待我自己到墳上囑贊他一番，再看如何。」

到了忌日，晁夫人叫了人備了祭品，自己坐了轎，跟了家人媳婦，到墳上化了紙。晁夫人還是著實痛哭一場，囑說：「你兩次托夢，我是個老實人，不會家參詳，又不知你待要如何。你如果不曾托生，還在家裡，你待要如何，今日晚夜你明明白白托夢與我，我好依了你行，不得仍舊含糊。所以你的忌日，我特來與你燒紙。」晁夫人焚了紙，奠過了酒，一個旋風，只管跟了晁夫人轉個不了。

晁夫人回了家，夜間果又夢見計氏，還是穿前日的衣裳，謝晁夫人與他上墳燒紙，說他這十二年，時刻還在那門樓底下等守，「要尋一個替身相代，來往出入的人都是有著實的旺氣，我又不肯近他；略有些晦氣的，我剛要上前，那宅神又攔阻，不許我動手。我只得央那宅神，訴我的冤苦，求他容我尋個替代，好去出世。他說：『你不消尋人相替，你只消央你的婆婆。你婆婆曾在通州香岩寺裡念了一千卷《救苦觀音經》，雖然舉意是為你合那狐仙念的，不曾明說，沒有疏文達到佛前，如今那一千卷經還懸在那邊；若或是《金剛經》，或是《蓮花經》，再得二千五百卷；連你應分的這五百卷《觀音經》，通共三千卷；念完了，你便好托生。』」說完，又再三的拜謝。晁夫人從夢中哭醒，記得真切，醒來對著丫頭們說了一會。到黎明起來，揀了六月十三日央真空寺智虛長老揀選二十四眾有德行的真僧，建三晝夜道場，不用別樣經，止誦《金剛法華經》二千卷。《觀音經》五百卷，連前次通州誦的共一千卷，三部真經共是三千卷，超度自縊身亡媳婦計氏。先送二兩銀子做寫法，差了晁書前去。

晁書見了智虛和尚，回說：「銀子送到了。他說在那裡建醮，寫大奶奶的生時八字合死的日子合領齋的名字，他好填榜寫疏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看我混帳，我都沒想到這裡！我只記的他生日是二月十一日，不知甚麼時，記不真了。你還得請聲你計舅來問他。主齋就是你二叔。就在寺裡打醮，咱叫三個廚子去那裡做齋。」晁書道：「奶奶不得自己到那裡去看著些兒？」晁夫人道：「要你們是做甚麼的？叫我往那寺裡去！你跟著二叔再合計舅去罷。」

晁書去將計巴拉請得來到，見了。晁夫人說道：「你妹妹還不曾托生，連次托夢叫我超度他，我已定了這十三日做個三晝夜道場。我就忘了他生的時辰。」計巴拉說：「他是二月十一日卯時生。」晁夫人道：「到那日仗賴你將著小和尚到那裡領齋，就合他說罷，省得又寫造帖子。」計巴拉問說：「是在那裡唸經？不在家裡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日子忒久了，家裡不便，就著在寺裡罷。」留計巴拉吃了晌飯，辭了晁夫人去了。晁夫人叫人打單買菜，磨面蒸饅饅，伺候十三日打醮。

計巴拉到了十三日黎明，領著兒子小閏哥來就小和尚。晁夫人叫人往書房裡師傅跟前與小和尚給了三日假，托括穿著細葛布道袍、涼鞋、暑襪，叫晁鳳、李成名跟著，同了計巴拉合小閏哥三個到真空寺去。那和尚們將已到齊，都穿了袈裟，將待上壇。三個齋主到了，拈香參佛，又與眾僧見過了禮。和尚登壇宣咒，動起響器，旋即擺了六桌果子茶餅，請和尚吃茶過了，寫了文疏。上寫：

南瞻部洲大明國山東布政使司東昌府武城縣真空寺秉教法事沙門，竊念人生若夢，石火以同光；時日如漚，鏡花而並彩。使非壽考永終，謂是夭亡非命。茲者：本縣富有村無憂裡五圖一甲晁門計氏，生於永樂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卯時，享年二十九歲。因妾誣奸，義動不平之氣；憤夫休逐，謀甘自尺之心；於景泰三年六月初八日失記的時自經身故。誠恐沉淪夜海，未出人天；久絕明期，尚羈鬼道。是據同母孝兄計奇策、夫家孝弟晁梁、孝姪計書香，延請本寺禪僧二十四眾，啟建超度道場三晝夜，虔誦《法華金剛經》各一千卷，《觀音救苦經》合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通州香岩寺誦過五百卷，共一千卷，合力投誠，仰乾洪造。錫振鬼門關，出慈航則接引；幡迎佛子國，將舍利以依皈。永離鬼趣之因，急就人間之樂。如牒奉行。

計巴拉、小和尚同晁書、晁鳳、李成名五個人輪流監守。那些和尚果也至誠誠的誦真經。一日三頓上齋，兩次茶餅，還有親眷家去點茶的，管待得那些和尚屁滾尿流，喜不自勝。到了第三日午後，三樣寶經將次念完，收拾了新手巾、新梳籠、新篋箕苕帚，伺候「破獄」的用；又說要搭金橋銀橋，起發了一匹黃絹，一匹白絹；還要「撇撇」，又起發了六尺新布；又三日要了三個燈鬥；又蒸了大大的米料面餛飩，準備大放施食。這半日擠了人山人海，滿滿的一寺看做法事。

不期這等一個極好的道場，已是完成九分九釐的時候，卻生出一件事來：那一個登壇放施食的和尚，法名叫寶光，原是北京隆福寺住持長老，在少師姚廣孝手下做小沙彌，甚是馴謹。姚少師甚是喜他。少師請了名師，教他儒釋道三教之書。那寶光前世必定是個宿儒老學，轉輩今世為僧，憑你甚麼三墳五典，內外典章，凡經他目，無不通曉。誰知人的才氣全要有德量的擔承，若是沒有這樣德量擔承，這個單「才」字就與那貝字旁的「財」字一樣，會作祟害人的。

這寶光恃了自己的才，又倚了姚少師的勢，那目中那裡還看見有甚麼翰林科道，國戚勳臣。又忘記自己是個和尚，吃起珍羞百味，穿起錦繡綾羅，漸漸蓄起姬妾，放縱淫蕩，絕不怕有甚麼僧行佛戒、國法王章。姚少師明知他後來不得善終，只是溺受了，不忍說破。得罪的那些當道大僚，人人切齒、個個傷心，只礙了姚少師的體面，不好下手。後來姚少師死了，他那慣成的心性，怎麼卒急變得過來？被那科道衙門將那年來作過的惡行，又說娶妻蓄妾，污濁佛地，交章論劾，都說該立付市曹，佈告天下。上將本去，仁宗皇帝說道：「據他不過是個和尚，容他作這等的惡貫，兩衙門緘口不言，直待國師去世方才射那死虎，科道的風力何居？寶光姑不深究，削了職，追了度牒，發回原籍，還俗為民，妻妾聽其完聚。」起先那些官員個個都要候了旨意下來，致他於死，後見聖恩寬宥，經過聖上處分，反不動手他了。

寶光得了赦詔，領了妻妾，捲了金珠，戴了巾幘，驟馱車載，張家灣上了船，回他常州府原籍去做富翁。一路行去，說那神仙也沒有他的快活。誰知天理不容，船過了宿遷，入了黃河，卒然大風括將出來，船家把捉不住，頃刻間把那船幫做了船底，除了寶光水中遇著一個水手揪得上來，其餘妻妾資財，休想有半分存剩。寶光哇出一肚子水，前不巴村，後不著店，上半生的富貴，只當做了個春夢。穿了精濕的衣裳，垂頭喪氣，走了四五里路，一座龍王廟裡，問那住持的和尚要了些火烘焙衣裳，又搬出飯來與他吃了。才經逃出難來，心裡也還象做夢的一般，晚間就在那廟中睡了，夢見師傅姚少師與他說：「你那害身的財色，我都與你斷送了，只還有文才不除，終是殺身之劍！你將那枝彩筆納付與我，你可仍舊為僧，且逃數年性命。」寶光從口中吐出一枝筆來，五色鮮妍，許多光燄，姚少師納入袖中。

寶光醒來，卻是一夢，尋思：「師傅叫我還做和尚，我如今單子隻身，資斧皆罄，雖欲不做和尚也不可得。」翻來覆去，再睡不著，心裡焦道：「這等愁悶的心腸，不知不覺象死的一般，睡熟去了，還好過得；如今青醒白醒，這萬箭攢心，怎生消遣？待我做詩一首，使那心裡不想別的事情，一定也就睡著。」主意要做一首排律，方寫得盡這半世行藏。想來想去，一字也道不出來，鑽出一句，都是那臭氣薰人的說話，自己想道：「我往時立寫萬言，如今便一句也做不出口？排律既然不能，做首律詩。」左推右敲，那得一句。五言的改做七字，七字的減做五言。有了出句，無了對句。又想：「律詩既又不成，聊且口號首絕句志悶。」誰想絕句更絕是沒有的。不料那管彩筆被姚少師取將去了，便是如此。可見那江淹才盡，不是虛言。他又想：「南方風俗褻薄，我這樣落拓回去，素日甚有一個驕惰的虛名，那個寺裡肯容我住下？二來我也沒有面目見那江東。不如仍回北去，看有甚麼僻靜的寺院可以容身的，聊且苟延度日。」沿了河岸，遇寺求齋，遇廟借宿。游了個把月，到這武城縣真空寺來。

這真空寺原是有名的道場，建在運河岸上，往來的佈施，養活了百十多僧。寶光到了寺中，見了智虛長老，撥了房屋，與他居住。他雖是沒了那枝彩筆，畢竟見過大光景的人，況且又是個南僧，到底比那真空寺的和尚強十萬八千倍，所以但凡有甚疏榜，都是他擬撰，也都是他書寫，都另有個道理，不比尋常亂話。凡是做法事、破獄、放斛，都是他主行。

那日剛剛放完了施食，忽然脫了形，自己附話起來，說他叫是惠達，是虎丘寺和尚，雲遊到京，下在隆福寺裡，有一串一百零八顆紅瑪瑙念珠，寶光強要他的。惠達因這串念珠是他師祖傳留，不肯與他，惠達也就不好在他寺裡，移到白塔寺裡安歇。寶光囑付了廠衛說他妖僧潛住京師，誣他妖術惑眾，把他非刑拷死，仍得了他那一串瑪瑙的念珠。尋了他十數多年，方才從這裡經過，來領施食，得遇著他。自己捻了拳頭，搗眼睛、捶鼻子，登時七竅流血。合棚僧眾都跪了與他禱祝，許做道場超度。他說：「殺人者死，以命填命，再無別說！」頃刻把一個寶光師傅升了天，把這樣一個極好的醮事，臨了被那一個歪和尚弄得沒有光彩。

晁書先跟了小和尚回家，對著晁夫人一一的學說不了。待了一會，晁鳳合李成名才看著人收拾了合用的傢伙來家，計巴拉也來謝晁夫人超度他的妹妹。留他吃飯，不肯住下。晁夫人叫人收拾了一大盒麻花饅子，又一大盒點心，叫人跟了潤哥家去，叫他零碎好吃，都打發的去了。

晁夫人對著春鶯選合媳婦子們說道：「叫我費了這們一場的事，也不知果然度脫了沒有？怎麼得他有靈有聖的，還托個夢叫我才知道才好。」晁書娘子說道：「觀其大孀諸般靈聖，情管來托夢叫奶奶知道。」那是六月十五日後晌，晁夫人說：「咱早些收拾睡罷。這人們也都磨了這幾晝夜，也都乏了。」又合小和尚說：「你明日多睡些起來，你可在家裡歇息一日，後日往書房去罷。」各人收拾睡了。

晁夫人夜間夢見計氏還穿的是那一套衣裳，紮括得標標緻緻，只項中沒有了那條紅帶，來望著晁夫人磕頭，說他前世是個狐狸，托生了人家的丫頭，因他不肯作踐殘茶剩飯，桌上合地下有掉下的飯粒餅花子都拾在口裡吃了，所以這輩子托生又高了一等，與人家做正經娘子。性氣不好，凌虐丈夫，轉世還該托生狐狸。因念了三千卷寶經超度，仍得托生女身，在北京平子門裡，打烏銀的童七家的女兒，長至十八歲，仍配晁源為妾。晁夫人道：「我做三晝夜道場，超度不得你托生個男身，還托生了個女子，又還要娶妾！要不你再消停托生，待我再替你誦幾卷經，務必托生個富貴男子。」計氏說：「這托生女身，已是再加不上去了。若誦了

經，只管往好處去，那有錢的人請幾千幾百的僧，誦幾千萬卷寶經，甚麼地位托生不了去？這就沒有甚麼善惡了。」晁夫人又問：「你為甚麼又替晁源為妾？」計氏說：「我若不替他做妾，我合他這輩子的冤仇可往那裡去報？」晁夫人說：「你何不替他做妻？單等做了妾才報得仇麼？」計氏說：「他已有被他射死的那狐精與他為妻了。」晁夫人問說：「狐精既是被他射死，如何到要與他為妻？」計氏說：「做了他的妻室，才好下手報仇，叫他沒處逃，沒處躲，言語不得，哭笑不得；經不得官，動不得府；白日黑夜，風流活受；這仇才報的茁實！叫他大拿的打了牙往自家肚子裡咽哩！」晁夫人夢中想道：「我那苦命的嬌兒，只說你死便罷了，誰知你轉輩子去還要受這兩個人的大虧哩！」從夢中痛哭醒來，春鶯合丫頭們也都醒了。

晁夫人對著一一的告訴了，冤冤屈屈的不大自在。清早梳了頭，只見計巴拉來到，見晁夫人，問說：「晁大娘黑夜沒做甚麼夢？」晁夫人說：「做的夢蹊蹺多著哩！」計巴拉說：「曾夢見俺妹妹不曾？」晁夫人說：「夢見的就是你妹妹，可這裡再說甚麼蹊蹺哩？」計巴拉道：「俺妹妹沒說他往北京平子門打烏銀的童七家裡托生？」晁夫人說：「這又古怪，你也做夢來麼？」計巴拉一五一十告訴他做的那夢，合晁夫人夢的一點兒不差，大家都詫異的極了。

計巴拉又替他爹爹上復晁夫人，謝替他女兒做齋超度，又不得自家來謝。晁夫人問說：「親家這些時較好些麼？」計巴拉說：「好甚麼！那些時扶著個杌子還動的，如今連牀也下不來了。昨日黑夜也夢見俺妹妹，醒過來哭了一場，越發動不得，看來也只是等日子的勾當！」晁夫人說：「為天忒熱，你豫備豫備，只當替親家衝沖喜。」計巴拉說：「也算計尋下副板，偏這緊溜子裡沒了錢。」晁夫人說：「咱家裡還有你妹夫當下的幾副板哩。你不嫌不好，揀一副去豫備親家也罷。」計巴拉說：「這到極好！我看湊處出銀子來，再來合晁大娘說。」晁夫人說「你看！你要有銀子，就不消說了。正說這會子且沒銀子的話，恐怕天熱，一時怕來不及。」

計巴拉作謝不盡，只說怎麼的好意思。晁夫人說：「你這會子沒錢，咱家見放著板，這有甚麼不好意思？你要有銀子，憑你三百兩二百兩別處買去，我也不好把這渾質木頭褻瀆親家，這是咱遷就一步的話。」計巴拉說：「這幾副板我都見來，也都不相上下，我就有錢，也只好使十來兩銀子買副板罷了，咱家這們的木頭，我還買不起哩。既是晁大娘有這們好意，叫人不拘抬一副來就好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既是與親家壽木，還得你自家經經眼才好。」叫人拿黃歷來看，說：「今日就是個極好的黃道日子，你趁著這裡就著揀出來叫人抬了去省事。」

晁夫人叫晁鳳同了計巴拉開了庫房。計巴拉從那一年計氏死的時節，這幾副木頭都是他看過的，好歹記得極真，進去手到擒來，揀了一副獨幫獨底兩塊整堵頭，僱了十來個人抬得去了。計巴拉進去磕了晁夫人的頭，謝了回去。

晁鳳說：「這副板是大爺在日使了二十一兩銀子當的，說平值四五十兩銀子哩。新近晁住從鄉里來還說了造子，奶奶就輕意的給了他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我也不是拿著東西胡亂給人的。那咱你爺往京裡去選官，他曾賣了老計奶奶一頂珠冠，十八兩銀子，他沒留下一分，都給爺使了。我感他這情，尋思著補復他補復。」晁鳳說：「這們些年，俺爺做著官，只怕也回他過了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我倒不知道，回覆他個屁來！這們些年，他何嘗提個字兒？顯的咱倒成了小人！」晁鳳說：「要是這們，咱也就有些不是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有些不是，你可是倒好了。」計老頭得了這板，不惟濟了大用，在那枕頭上與晁夫人不知念夠了幾千幾萬的阿彌陀佛。可見：負義男兒真狗彘，知恩女子勝英雄。